

往事

马斗全

最近,因一件事,人们又纷纷议论《傅山全书》书名被弄错的事,颇令人多感。该书是三十年前我们辛苦载搜集整理而成,没想到出版时有人换下我请书法家徐文达先生题写的书名,而请另一人题写,不幸照书法字典书写时照错了字,就成了《傅山全书》。着实闹了个大笑话,实在对不起傅山先生。

由此,使我想起当年在《晋阳学刊》当编辑时的两件事。

本地一位大学中文系教师拿来一篇稿子给我看,我看到他把一个常用字写错了,就给他指出。他很吃惊地问:错了?我告诉他应该怎样写后,他说:我这样写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说是错的。若不是您指出,以后还会一直错下去的。他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我没有批评他,只是说:你的语文老师应该对此负责。如果你的小学、初中到高中语文老师中,有一位提出批评与纠正,你就不会错到现在了。后来还碰到一件更令人惊奇的事。山东某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副教授的来稿,五六千字,错字竟然超过六十处,重复错者不计,也错了二三十个字,而且多是常用字。当时对着他的稿子,我颇多感慨,心想,这个作者上学时无疑是个马虎学生,他的多位语文老师似乎也都不称职。

打那以后,我就更是怀念和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我们村是个小村,初小老师只有一个,四个年级的所有课都由一人教,老师又换得勤,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上高小后,第一位语文老师是王福管老师,第二位是周作升老师,都是水平较高教学很认真的老师,至少每个同学的错字,是绝不会放过的。遇上这样的老师,学生的语文成绩就会好些。庆幸高小时便遇上了这样两位语文老师。王福管老师一次还给我的作文打了满分,让我好高兴,更增加了语文学习的兴趣。不但语文老师,就连教算术的相老师,也是容不得错字的。记得他批评一个同学说:你算术题做不对,这个字也写不对吗?后来还听说这样一件事,相老师看到儿子来信有一个错字,便用红笔划了叉,旁边写上正字,原信寄回,要儿子把那个字写一百遍寄来。二十大几已参加工作的儿子,只好把那个字工工整整地写了一百遍寄来。我小学时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两位,先是孙劲秋老师,后是陈志宏老师。孙老师很有水平,早年大学毕业,原是新华社记者,后来回到故乡教书。孙老师平时衣着整齐,不苟言笑,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就是读书。对于学生的作文,孙老师不但认真批改,而且批改后还要当面讲评,指出优劣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说到当面讲评作文,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好笑。那次孙老师讲完我的作文后,让我叫新芳同学去。我们班只有两个女同学,我知道她俩的名字,但还对不上号。我去她俩宿舍,一个同学在,我不好意思问她是不是新芳,想了想觉得好像是,就说孙老师叫你。我到教室放下作文本出来,那位女同学已经从孙老师那里面来,说我:孙老师叫新芳,你怎么叫我去?我好尴尬,不过这下把她俩分清了。还有一次,谈完我的作文后,我借了孙老师几期《人民文学》旧刊,回来翻看时,发现一本里面夹着三十元钱。我去送钱,孙老师说记不得什么时候交的了。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孙老师说很有钱。在全校教师中,孙老师工资最高,买书最多。他的房间堆满了书,所以我多次借他的书看。

陈老师,学问也很好,并且喜好文艺创作,已好几次在省城的《火花》杂志发表诗作,这让同学们好高兴,甚至感到自豪,说我他们陈老师是诗人。陈老师与孙老师不同,有点幽默,偶尔还同我们开点玩笑,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他教学同样毫不含糊,绝不会容忍哪个同学写错字。一次,我借得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喜欢柳宗元一篇游记,晚自习时间在抄。陈老师进来后,经过身边我发觉,他做作业时抄课外语显然不好,我准备收起,陈老师轻轻按住,示意我继续抄,让人心里好温暖。

我初中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没能上高中,所以我的语文老师,只有上述四位。就是这四位老师,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对这几位老师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一次同外孙女谈到中学老师,我说:如果我做中学语文老师,对我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此话虽然已无法验证,但不是瞎吹,我肯定会像我的几位语文老师那样教好学生的。相信我的学生以后到工作岗位,绝不会写错或念错常用字而丢我的颜面。

捉错园

秦殿杰

(568)
<div>“倚轻倚重不平衡”，句中“倚”字错不通；偏重偏轻有偏向，正写是“畸轻畸重”。*</div>
<div>“畸”，读jī，是个一个义项是偏。“畸轻畸重”就是偏重偏轻，形容事物发展不平衡,或对人做事的态度偏后一个方面。词典没有“倚轻倚重”的说法。</div>
(569)
<div>“他真是我的挚友”，“挚友”之“挚”是个错；能够直言相规劝，正写应当是“诤友”。*</div>
<div>“诤”(zhèng)直爽说出他人的过错。“诤”形容金属撞击发出的声音,词典没有“挚友”词。</div>
(待续)

不动声色

中国改革开放赋

闵凡路

四十年时光悠悠,征路迢迢;四十年天地翻覆,乾坤再造。

犹记当初,吾尚年少。大地冰融,神州春意初萌;长天暮启,世界东方破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吹响改革号角,引领开放浪潮。其功至伟,国史炳耀!

小岗举旗,开凿乡村致富先河;珠江扬帆,架设沿海开放金桥。十三亿儿女,告别贫穷,圆丰衣足食梦;奔赴小康,谱富民强国谣。

且看,珠三角,长三角,快马加鞭抢机遇;环渤海,京津冀,弯道发力齐赶超。西气东输,源源燃气通万户;南水北调,汨汨江水济青苗。三峡送电,点亮江山半壁;“太湖超算”,稳居世界一号(注1)。高铁联网,千里归途瞬间至;神舟飞天,五星红旗寰宇飘。粤港澳大湾区,纷呈群星灿灿(注2);珠港澳大桥,俯瞰碧波滔滔。玉门关外春风

度,松江原中神臂横。雄关雄起,与新纪有约;海南张臂,同世界拥抱。网络购物何便利,移动支付自逍遥。重科教,代代人才展鹏翼;图创新,累累硕果跃前茅。五洲景区,华夏旅人络绎;海外市场,“中国制造”畅销。城里城外,果蔬鱼肉充盈;江南江北,稻麦油棉丰饶。中国崛起,巨龙腾飞,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格局,历史航标!

立党为公,反腐利剑常惕;许身以国,爱民初心永葆。沙场点兵,将士昂昂;航母出海,国威浩浩!从北京到上海,杭州到博鳌,厦门到青岛,世界首脑云集,合作蓝图共描。一带一路,联通友邦之心;共建共享,远航梦想之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之光,全球普照。伟哉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阔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道。

呼伦贝尔牧场,布达拉宫神庙,乌苏里江船歌,西双版纳舞蹈,见证多民族千年一宗亲,大家庭万里同怀抱。农村扶贫小分队,街道治安流

动哨,边陲冬季运农车,灾区军人集结号,昭示社会文明花繁茂,手足情义价更高。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施教;孤寡老人起居,下岗职工温饱;灾民房舍,孩子书包;河道清理,厕所改造,皆为政府关切,媒体聚焦。此所谓“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回首来时路,有鲜花荆棘,细雨狂飙。挺脊梁,打破西方经济制裁;凭实力,抵御世界金融危机风暴。同心戮力,斗汹汹非典;众志成城,平滚滚洪涛。港澳回归,心聚华夏;两岸一家,情暖同胞。多难汶川,感受八方兄弟真情意;温馨故土,奔涌炎黄子孙爱国潮。

安邦长怀忧患,治世亦多烦恼:雾霾袭城,车辆塞道,垃圾为患,伪劣充斥。贪官害群之马;骗子行欺世之盗。台独分子滋事,敌对势力骚扰。一场场天灾人祸,一声声洪钟警报,呼唤诚信、法制,呼唤廉政、环保。为家园之绿水青山、蓝天芳草,为生命之安宁尊严、健康美好,为社稷之长治久安、本固基牢,激

就是在那样的夜里,我对城市有了更深的观察。我小时候居住在农村,连电都没有,每天晚饭后,都是早早睡觉,很少能玩到晚上9点。有时候月光皎洁,就非常开心,拿出书本到院子里,却发现再亮的月光下都无法看书。在城市,即便是夜晚也会灯火灿烂,通常都意识不到月亮和星星的存在。只有一次,我凌晨5点醉醺醺地回到出租屋,刚刚躺下,就听到小区里公鸡在打鸣。我很感动,想起小时候住在祖母家里,总是被公鸡叫醒,祖母会问一句:现在是几更天?

当然,凌晨的都市,并不只属于我们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家伙。我曾花整整一个晚上,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沿着成都的三环路走了一圈。成都的三环有50多公里,凌晨3点,仍然能够看到有人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赶路,那一定是刚下班的市民。也有一对夫妇骑一辆电瓶车的,他们一路有说有笑,大概是男的专门去接晚归的妻子吧。这才是普通人的夜晚,即便是在凌晨3点,他们的脚步仍然踏实,而不像

家生死未卜,留下一个荒诞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丹尼尔毫无疑问是“故乡的逆子”,他回到故乡后,其实可以完全放弃自己在外面树立的那些信念与坚持的原则,成为一名讨家乡人欢心的老好人,但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不止丹尼尔做不到,相信那些逃离家乡的作家们当中,也有许多无法做到违背自己的意愿。

在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是作家,因为作家具备重新为故乡赋义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来自于作家所站的高度与开阔的视野,而被迫的故乡,想要与出走的作家建立“亲密”的联系,只能动用熟悉的方法与模式,包括用一些陈旧的观念与落伍的表达,试图把作家拉进旧秩序里,于是,故乡与作家之间,就有了撕裂般的疼痛关系,这疼痛,关乎情感与血缘,也关乎价值观,非常复杂,难以阐释。

新生代的写作者,是没有故乡的人,所以年轻作家更喜欢写科幻、玄幻、穿越、都市等题材的作品,故乡正在写作群体的笔下逐渐模糊,坚持写作故乡主题的主流作家们,笔下的故乡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有味道了,这个时候,更期待有“逆子型”的作家,去勇敢触碰故乡的隐秘与疼痛,写出震撼的,可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

老茧……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不忘:农民不忘党恩!不忘:党不忘初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普照农村和农民,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和农区的同时,又发起精准扶贫攻坚战。2018年伊始诞生的农业农村部,绝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它将在国家谱写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篇章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忘:我忘不了刚跑农村报道时一位新华社编辑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评上10篇20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话从此改变我对新闻价值观的看法。评这评那随缘去,为农民说话我所求,做好没做好好不好说,几十年新闻生涯里我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现在也不过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农民,仍是弱势。即使在当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

动嘴,边陲冬季运农车,灾区军人集结号,昭示社会文明花繁茂,手足情义价更高。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施教;孤寡老人起居,下岗职工温饱;灾民房舍,孩子书包;河道清理,厕所改造,皆为政府关切,媒体聚焦。此所谓“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回首来时路,有鲜花荆棘,细雨狂飙。挺脊梁,打破西方经济制裁;凭实力,抵御世界金融危机风暴。同心戮力,斗汹汹非典;众志成城,平滚滚洪涛。港澳回归,心聚华夏;两岸一家,情暖同胞。多难汶川,感受八方兄弟真情意;温馨故土,奔涌炎黄子孙爱国潮。

安邦长怀忧患,治世亦多烦恼:雾霾袭城,车辆塞道,垃圾为患,伪劣充斥。贪官害群之马;骗子行欺世之盗。台独分子滋事,敌对势力骚扰。一场场天灾人祸,一声声洪钟警报,呼唤诚信、法制,呼唤廉政、环保。为家园之绿水青山、蓝天芳草,为生命之安宁尊严、健康美好,为社稷之长治久安、本固基牢,激

就是在那样的夜里,我对城市有了更深的观察。我小时候居住在农村,连电都没有,每天晚饭后,都是早早睡觉,很少能玩到晚上9点。有时候月光皎洁,就非常开心,拿出书本到院子里,却发现再亮的月光下都无法看书。在城市,即便是夜晚也会灯火灿烂,通常都意识不到月亮和星星的存在。只有一次,我凌晨5点醉醺醺地回到出租屋,刚刚躺下,就听到小区里公鸡在打鸣。我很感动,想起小时候住在祖母家里,总是被公鸡叫醒,祖母会问一句:现在是几更天?

当然,凌晨的都市,并不只属于我们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家伙。我曾花整整一个晚上,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沿着成都的三环路走了一圈。成都的三环有50多公里,凌晨3点,仍然能够看到有人骑自行车或者电瓶车赶路,那一定是刚下班的市民。也有一对夫妇骑一辆电瓶车的,他们一路有说有笑,大概是男的专门去接晚归的妻子吧。这才是普通人的夜晚,即便是在凌晨3点,他们的脚步仍然踏实,而不像

家生死未卜,留下一个荒诞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局。

丹尼尔毫无疑问是“故乡的逆子”,他回到故乡后,其实可以完全放弃自己在外面树立的那些信念与坚持的原则,成为一名讨家乡人欢心的老好人,但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不止丹尼尔做不到,相信那些逃离家乡的作家们当中,也有许多无法做到违背自己的意愿。

在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中,掌握主动权的是作家,因为作家具备重新为故乡赋义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来自于作家所站的高度与开阔的视野,而被迫的故乡,想要与出走的作家建立“亲密”的联系,只能动用熟悉的方法与模式,包括用一些陈旧的观念与落伍的表达,试图把作家拉进旧秩序里,于是,故乡与作家之间,就有了撕裂般的疼痛关系,这疼痛,关乎情感与血缘,也关乎价值观,非常复杂,难以阐释。

新生代的写作者,是没有故乡的人,所以年轻作家更喜欢写科幻、玄幻、穿越、都市等题材的作品,故乡正在写作群体的笔下逐渐模糊,坚持写作故乡主题的主流作家们,笔下的故乡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有味道了,这个时候,更期待有“逆子型”的作家,去勇敢触碰故乡的隐秘与疼痛,写出震撼的,可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

老茧……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不忘:农民不忘党恩!不忘:党不忘初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普照农村和农民,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和农区的同时,又发起精准扶贫攻坚战。2018年伊始诞生的农业农村部,绝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它将在国家谱写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篇章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忘:我忘不了刚跑农村报道时一位新华社编辑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评上10篇20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话从此改变我对新闻价值观的看法。评这评那随缘去,为农民说话我所求,做好没做好好不好说,几十年新闻生涯里我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现在也不过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农民,仍是弱势。即使在当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不忘:农民不忘党恩!不忘:党不忘初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普照农村和农民,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和农区的同时,又发起精准扶贫攻坚战。2018年伊始诞生的农业农村部,绝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它将在国家谱写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篇章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忘:我忘不了刚跑农村报道时一位新华社编辑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评上10篇20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话从此改变我对新闻价值观的看法。评这评那随缘去,为农民说话我所求,做好没做好好不好说,几十年新闻生涯里我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现在也不过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农民,仍是弱势。即使在当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不忘:农民不忘党恩!不忘:党不忘初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普照农村和农民,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和农区的同时,又发起精准扶贫攻坚战。2018年伊始诞生的农业农村部,绝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它将在国家谱写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新篇章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忘:我忘不了刚跑农村报道时一位新华社编辑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跟副组长曹绍平聊天,谈起我某篇稿件能不能评个好稿时他说:“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评上10篇20篇好稿的意义还大。”这话从此改变我对新闻价值观的看法。评这评那随缘去,为农民说话我所求,做好没做好好不好说,几十年新闻生涯里我尽力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话现在也不过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的农民,仍是弱势。即使在当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

铸模、刻铭、灌芯、铸造、切割、打磨、清砂、抛光……一年多时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公斤的“告别田赋鼎”横空出世!

王三妮告诉记者:“鼎成那天,我搂着它,怎么看都看不够。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世间

张丰

我很熟悉凌晨3点的城市。有那么几年,我是夜班编辑,每天下班时间凌晨1点到5点不等。凌晨5点下班,会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再过半小时,报社附近的早点摊就开始营业了,慢慢走过去,可以吃上也许是全市最早的那根油条。

十几年前的某个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在报社实习。每天凌晨1点下班,然后步行半小时走回宿舍。这个城市的夜晚让人着迷,尤其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几乎每夜都会下雨,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天气变得更加清新了。杜甫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写的就是春天成都的雨夜。

凌晨1点走在街道上,经常碰到下雨,大多数时候雨都很小,滴滴答答,时有时无,路人却并不惊慌,也很少有人打伞。在一个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一边甩着啦啦圈一边过马路,并没看清面容,但是这幅画面中的从容不迫,却让我选择在这个城市留了下来。凌晨1点后,街道仍然充满生机,这里的生活大概是值得期待的。

原乡

韩浩月

6月8日,一部名为《文学的故乡》纪录片将要播出,这部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拍摄的作品,把镜头对准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听作家讲述他们的故乡故事,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些作家能够做到脱离赞美的层面,以更深沉、真实的口吻来谈论故乡,那就再好不过了。

贾平凹的新书《山本》是写故乡秦岭山区的故事,迟子建的新书《候鸟的勇敢》写的也是发生在她的家乡那片东北黑土地的故事……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故乡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题,没有故乡的土壤,中国的主流作家很大部分会无故事可写。一生只能写故乡主题的作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福克纳那样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邮票般大小的故乡”生活的作家,二是成为逃离故乡定居繁华都市一辈子在书房里依赖故乡记忆写作的作家。中国的作家,大多数是后者。

比如贾平凹,成名之后住进了西安,成了作协的领导,但他与故乡的关系,代表了诸多中国作家与故乡的纠结关系。一方面,作家为故乡带去了知名度,成为老家人的骄傲,另一方面,作家又没法摆脱旧有的家乡秩序与评价体系,会被一些家乡人当成“故乡的逆子”。

一些作家在处理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更加巧妙一些的文学手段,在情节转化与人物升华上,尽可能做到掩盖掉真实痕迹,让文学形象出面代替写作者说话。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单单写故乡美好景物与风土人情,是没法让一位作家真正深刻起来的,作家一旦开始用“美图秀秀”式的写作方式来写故乡主题,通常也就到了江郎才尽的时候。

海明威说过,辛酸的童年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而童年的痛苦记忆,往往与故乡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像舍伍德·安德森、弗兰纳里·奥康纳,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舔舐着童年与故乡的痛苦写作而成的。能否正视并超越这痛苦,成为对作家们的一种考验,莫言

部取消农业税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历程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据有关资料,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从1953年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农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所以,取消农业税,并通过投资、补贴反哺“三农”,是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农民负担从来就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按有关学者研究,农业税既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也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营利性),更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纯粹就因为你是“农村户口”而缴的“身份性贡献”。它在社会的某个阶段,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存在的理由,但经济发达后,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关于税制公平的基本原则,对农民极不公平。所以,取消农业税是农民权利和尊严的恢复。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能一时并不全部了解取消农业税的原因和意义,但